

颜歌
主编

最有意义的时光/颜歌

巴赫/阿乙

蜷缩在白昼的精灵/沙然

迷宫/苏枕书

Dream of Apple Tree/沈星好

孤独者弗兰克/四一

NOVA!



猫是一种特立独行的宠物，

它们有自己的原则，绝不会讨好主人。

猫猫
向前冲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颜歌 主编 Editor-In-Chief

Editorial Manager 执行主编/李自强 heabilee100200@yahoo.com.cn

Managing Editors 项目编辑/何 磊 mooker003@163.com

蒋 君 mooker004@163.com

Visual Designer 视觉设计/颜 潇

NOVA

猫猫向前冲

Cover Designer 封面设计/王 尧

Editorial Designer 版式设计/志 心

Marketing Director 发行总监/孙燕涛 010-88356825

Media Promotion 媒体推广/夏丽敏 piresummer@163.com

Media Support 媒体支持/



Nova!

猫猫向前冲



my sweet honey

颜 歌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Nova! 猫猫向前冲/颜歌主编.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409-4329-5

I.N… II.颜…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350号

NOVA!

猫猫向前冲

颜歌 主编

选题策划: 安洪民 邹景阳

责任编辑: 战琦 黄玮

设计制作: 禹田文化

责任校对: 倪雨婷 王矾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四川民族出版社

邮 编: 610031

电 话: (028) 87734290 [编辑部]

(028) 87734185 [成都发行部]

(010) 88356858 [北京发行部]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 × 235mm

印 张: 11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9-4329-5

定 价: 20.00元

稿件授权声明

凡向《Nova!》投稿获得刊出的稿件, 均视为稿件作者自愿同意下述“稿件授权声明”之全部内容:

1. 文责自负: 作者保证拥有该作品的完全著作权(版权), 该作品没有侵犯他人权益;
2. 全权许可: 《Nova!》书系有权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编辑、修改、出版和使用该作品, 而无须另行征得作者同意, 亦无须另行支付稿酬;
3. 独家使用权: 未经过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 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版权声明

1. 《Nova!》书系所登的所有内容(转载部分除外), 未经北京禹田翰风图书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同意,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纸媒体、网络、光盘等介质转载、张贴、结集、出版)使用该作品, 著作权法另有规定的除外。
2. 凡《Nova!》转载的作品未能联系到原作者的, 敬请作者见书后及时与我们联系, 以便寄奉样书和支付稿酬。

Nova! 猫猫向前冲

目录

卷首语 Editor's letter

最有意义的时光/颜歌	4
------------	---

长篇 Fiction

巴赫/阿乙	9
-------	---

对话 Talk

说出真心话	40
-------	----

光与影 Pictures

穿越时空爱上猫/《NOVA!》编辑部	46
--------------------	----

达人开讲 Lesson

月份牌广告/许璐	59
大师是怎么练成的/何平	62
温度芬兰/Irisy	67
蜷缩在白昼的精灵/沙然	71

散文 Essay

赠我白描仕女图的姑娘/白木槿	80
二十几岁,不再哭泣/贾不许	86
被刷新爱情观/李晗	89

小说 Story

迷宫/苏枕书	93
最后只能倒下来/易嘉晨	103
人生若只如初见/悦禾	118
Dream of Apple Tree/沈星妤	125
猫咪日记/北城	147
晦暗小情歌/秦梦帆	158
孤独者弗兰克/四一	170



最有意义的时光

颜歌

和其他很多具有相对意义的隐喻一样，大家把人分为爱猫的人或者爱狗的人，以及猫型人和狗型人。而我，长期以来，可以算是个和小动物绝缘的人。不喜欢猫或者狗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总体来说，即是：没有办法对一种没有情感基础的动物产生感情——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景：如果在街上看见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人，然后扑过去抚弄对方的头发并惊呼“好可爱啊！”——这样难道不会有些奇怪吗？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只同我有感情的猫，以及一只同我有感情的狗。猫是我的女朋友ANSI的小猫路路——我看着它长大，它常常在我膝盖上睡觉，后来我送别它去了北京；狗则是我们家的狗圆圆。我自己独立生活之后它被养在我父母家里，因此和我不算非常熟悉，但是总算能在周末回家的时候看见它四处转悠。几年下来，我忽然发现它老了，才蓦然觉得我和它也是有感情的——除此之外，世界上的其他猫狗，就算再可爱到惊为天人，都和我形同陌路。

我是天生带着一种忠心耿耿的责任心和焦虑，以前我总是对父亲说：“怎么办呀，最近我都没怎么做事，时间就这样浪费了！”

父亲的答案则和我相反，他总是说：“人生多么漫长，不浪费时间怎么过呀。”

父亲有很多与此相似的名言，比如“生命在于不动”，或者“人生就是要学会怎么正确地浪费时间”——因此，我断定，父亲可能是一个传说中的猫型人物，虽然把他一百八十多斤的肥硕体型和猫咪这种可爱的动物联系在一起颇为困难。

长期以来，我都和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意见不一，但是，终于，在度过这个夏天



的时候，我尝试了“彻底无所事事的无所事事”。

可能是因为炎热，或者新小说难以为继的不确定，我每天干的事情就是：……
——就是这样。

很久以前，我们就从保尔·柯察金那里知道，把有限的生命赋予意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意义可以解释为“目的因”。所以大雨落到土地上是為了滋养新的种子，旧的事物死亡在大地上也是为了滋养新的种子，必然如此，肯定如此，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就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开始谈论我们的童年、过去，终于在不断的回忆中把一切事情变得有意义起来，一切过去路途上的细枝末节、残羹剩饭都毫无疑问地指向我们的现在，因此而变得有意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市里有那么多流浪猫——相比之下，流浪狗的数目简直不值一提。有一天，在我又进入那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时，我看见对街花园的花台上，也有一只那样的猫躺在那里——一只流浪猫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

从我有限的关于动物的知识中，我猜猫的寿命一定比人类的寿命短暂许多，因此，它们的生活是否应该安排得更为紧凑呢？但是似乎不是如此，我所看见的这只猫，还有别的，它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如此度过的：只能用省略号来形容的生活。

没有人责备它们什么，“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呢？猫”，或者“你这样每天浪费时间不着急吗？猫”，因为我们根本就对他们无所期待，不是失望，也不是放纵，而



是纯洁的、毫无杂念的无所期待。作为一只猫来说，它的无所事事就是它最有意义的时光。

我们做了这期“猫猫向前冲”，这个句子似乎是想赋予猫咪们一种生活的意义，那就是要“向前冲”，但另一方面，与“前”“后”相对的概念应该是“目的地”，而在猫咪们并无意义，更无目的地的生活中，“前”“后”似乎变成了一种庸人自扰的讽刺。人们都说不是风动是心动，所以“向前冲”的不是猫咪，而是我们自己。即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停滞在了前进的路上，毫无目的，穷途末路，拊掌长歌，但是也要给予自己一个微小的鼓励。

因此不得不提到很多人熟悉的猫——机器猫。“最想拥有的机器猫的道具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时光机。这样回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已经度过了最梦想拥有万能铅笔的日子——这个测试是得一百分还是零分，下一个测试什么时候来临都变得无关紧要。我惊讶地发现，过去那些得到满分、老师表扬，或者在升旗台上演讲的日子都变得毫无意义了，虽然它们曾经是我个人简历的重要成分。与之相对的，那些有意义的日子变成了：和母亲在一起吃饭的某个下午，上地理课时看见窗户外面新长出来的一朵蔷薇花，下大雨去找小龙的那个中午，我踩着没及大腿的水到她家楼下去喊她的名字……这些事情成为我想要动用时光机的原因。那种气息、情绪、味道，无法简单地用九十五分或者一百分来表达。我们需要回到当天，回



到那个时刻，才能看见的那些时刻，终于成为曾经生活的全部意义。

然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同猫的生活或者狗的生活相关，也和父亲似是而非的理论可以同解，那就是：就像在猫咪的生活中，我们无法得知什么是前，什么是后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实际上我们也无法得知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当时存在的意义可能在几天之后就不再存在了，很久以后发现的意义可能在更久以后也将消失。这就像我和流浪猫相对发呆的那个下午，对于我们这个相联系的整体来说，生活的意义就在那个时刻出现在那个地点，以便和彼此相见——它的目的在于：“偶然也是充满意义的。”

小学时语文课上的“中心思想”归纳害惨了我们，这个比“段落大意”更加高级的东西曾经一度让我困惑不已，母亲把它概括为一个两段式句型：“本文讲述了……表达（说明）了……”，我一再重复这种练习，以至于后来开始用这个模式思考一切问题：“本文讲述了……表达了……”。

终于，到了这样一天，我到了这样的年纪，得以明白这个句子的句型原来就是句子本身，我们在度过一段时光的时候，它是……它表达了……

“……”就是这样。

Nova! 猫猫向前冲



Nova
Fiction

巴赫

文 / 阿乙

序曲

—

很多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他的最后一份工作，有时甚至也是整个家族的最后一份工作，这符合中国人平稳的饭碗观。为了这个平稳，巴礼柯的父亲从楼顶上跳下来，巴礼柯在追悼会上被通知可以从遥远的乡下回来，顶职当一名老师。

“你知道楚辞吗？”

“那你对函数了解多少？”

“会不会外语？”

“草履虫呢？”

这些问题巴礼柯一个也回答不出来，于是教育部门的领导说：“那好吧，你去教体育。”

那是1975年，黑人阿瑟·阿什战胜白人吉米·康纳斯，夺取温布尔登网球赛男单冠军，钱钟书完成《管锥

篇》初稿，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正坐在苏共中央委员的位置上，向权力核心慢慢进军。

巴礼柯29岁，他吹响哨子，让孩子们在煤渣跑道上冲刺。他还不会用计时表，便随便报了个成绩。他想，世界只有一个指标，因为他占有了，另外的某个人必须继续待在乡村，说着无用的普通话。

二

199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画上句号；1993年，阿瑟·阿什因艾滋病去世，年仅49岁；1998年，钱钟书去世，享年88岁。

巴礼柯仍然是城市里一所小学的体育老师，准时到达学校，给自己倒一壶茶，提着壶到田径场，向学生传授蹲踞式起跑姿势，放学时间准时离开学校。他有一个行动不便的母亲，他给她做饭，洗衣，读报纸，甚至是打理母亲的个人卫生。

这样的事情有时也由女人来做。女人做饭，洗衣，读报纸，把他的母亲扶到卫生间。

他在公园第一次见到女人时，闻到一股雪花膏的味道，后来在新婚之夜，他也曾看见温热的粉红色内衣裤。但是他们最终没有生育孩子。

结婚十年后，女人提出离婚，他想了一下，同意了。他要将不多的家产推让给她，她也要将它们推让给他。他们去民政局办理了手续，又一起走回家里，继续生活。像一个老掉的哥哥和一个老掉的妹妹那样生活。

三

巴礼柯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甚至不看电视。他只在每周六清晨5点离开家，坐上第一班216路公交车，来到青山山脚，然后往上爬。傍晚时他走下山，赶上最后一班216路公交车，回到家里。到家的时间是晚上8点，电饭煲的饭正好煮熟，碗筷也摆好了。他洗完手坐下来，给母亲夹菜，然后自己扒几口饭吃，女人坐在旁边。灯泡一动不动吊在他们脑袋中间。

“山上怎样了？”

女人问他。

“挂果了（或者还没有）。”

他这样回答。有时候他想说，当他走过一道索桥后，即使是走在坚硬的青石上，也能感觉到整个地球在晃，就像发生了地震。或者，当他穿越阴暗的密林走到出口时，阳光像热血注射进他衰竭的身体，使他充满力量。他没说，他说，挂果了（或者还没有）。

“我喜欢吃这些东西。”女人说。

吃完饭，完成洗碗、洗澡和读报的工序，巴礼柯早早睡着了。他家里的灯关掉了。接着，一个街道五六十户的灯关掉了。最后，这个世界所有的灯都关掉了。黑暗像是通往死亡的平稳产道。

四

2007年11月3日清晨5点，61岁的巴礼柯像以往的每个星期六一样，离开家里。当时他穿着黑色田径裤，黑色T恤，背着一个包，包里放着饭团、茶壶、电筒、柴刀、信纸、笔和御寒用的外套。女人侧过身继续睡着，她的生物钟将在一小时后响起，她会起来去买菜、洗菜，然后做简单的早餐，招呼巴礼柯的母亲吃。

“记得带点野山楂回来。”

头天晚上她这样交代巴礼柯。

巴礼柯捏着手机登上了216路公交车。车窗灰蒙蒙的，座位冰冷，售票员缩紧身体，牙齿也冻得发出咯咯的撞击声。售票员很惊讶地问：“你就穿这么点儿啊？”

“我习惯了。”

巴礼柯笑着回答，像是年轻人回应领导的关怀。售票员看了看巴礼柯，他的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肱二头肌和胸肌凸显在T恤上，而腹部并没有像其他老人那样鼓隆起来，或者枯萎下去。其实她见过多次了，但她还是啧啧赞叹了一声。巴礼柯一动不动，礼貌地坐着，看着黑暗像一颗颗分子慢慢消散，逐渐来到的光明穿过一棵又一棵梧桐树，洒到柏油路面。

五

晚上8点，电饭煲的温控开关自动断开，女人端出做好的菜肴，把巴礼柯的母亲从床上撑扶下来。门锁着，没有听见楼梯间的脚步声。

“礼柯还没回来吗？”巴礼柯的母亲问。

“是呀，还没有回来。”

女人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过去了一分钟。

“总会回来的。”

女人一边说着，一边给巴礼柯的母亲夹菜。老太太拨开袖子，伸出食指在手腕上摁了一下，干皱的皮肤上留下一个小坑。

“你看，它恢复不了原形。”

“吃吧。”

“你看，它恢复不了原形，我老得不行了。”

“吃吧。”

吃完饭，女人将巴礼柯的母亲扶到卫生间，又扶到床上。巴礼柯的母亲说：“几点了？”

“9点了。”

“礼柯怎么还没回啊？”

“是啊，怎么还没回。我给他打个电话。”

打完电话，女人说：“电话关机。兴许没电了，车子抛锚了，或者没赶上车子。”

“他跟山脚下的人熟吗？”

“他熟。”

“熟就有的住了。”

女人洗完碗，回到房间，做了一会儿针线，推开窗看了一眼，发现天上有一些星星。她想，理应是他担心她们，而不是她们担心他。她打了个哈欠，上床睡觉了。

六

11月4日清晨6点，女人准时醒来，发现身边空荡荡的。拉开房门，看到桌上、沙发上、地板上也没有人回来的痕迹，便打开房门，楼梯也是空荡荡的。打电话，关机。女人刷牙，洗脸，向脸上涂了点大宝SOD蜜，然后挎着菜篮稳重地出了门。她从共计8万元的总存款里支取了24元，用于购买猪肉、青菜、藕和鸡蛋。当她回来时，房内仍旧没有任何巴礼柯的动静。她就去淘米，熬粥，调制腌菜。等到粥香飘出，已经是7点半。

巴礼柯的母亲叫唤了几声，她走过去。

“礼柯回来了吗？”

“还没有。”

“这人怎么回事啊？”

“估计过半小时就该回来了。”

两个女人开始一边吃粥一边等，光线透过玻璃窗射入，屋内热辣起来。巴礼柯的母亲焦躁不安，大骂：“他回来，我一定打断他的狗腿。我说真的，一定打断他的狗腿。”

女人没有答理，碗也不洗了，靠在沙发上打毛线，一针一针地打。墙上的钟一格一格地走。巴礼柯的母亲咕哝了几句，在床上静静地躺下。

钟敲响10点时，女人妄图再打几针，手却没力气了，站起身来时腿也没力气了。她挪到电话机旁后，频繁地拨打，关机。女人又挪到巴礼柯母亲的房间，发现她在偷偷流泪。女人伸手过去，她就抓住她的手，好像巴礼柯藏在她手里一样。

“我儿，你回来呀，快回来呀。”

“我去报警。”女人气狠狠地说。

女人走出门时，正好碰到邻居，就拜托邻居到屋里照顾卧床不起的老母亲。女人走到街道上时，两条腿一下比一下有力，走得呼吸紧密起来。可是一到派出所，身子就全部软了下来。警察扶她，扶不起来。

“怎么了？”

“我男人失踪了。”

七

女人回来时，两条腿又有力起来，上楼梯还小跑着。可是推开门后，房间正中坐着哭得一塌糊涂的巴礼柯母亲。邻居说：“没事的，没事的，就是天上只有一颗星星，巴老师也能辨清方向。”

女人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中午12点，各种可能像魔怪一样冲进她的脑袋。

“被狼吃了。”

“摔下悬崖死了。”

“被山上掉下的石头砸死了。”

“踩到猎户的陷阱，流血过多死了。”

“冷死了。”

“被路过的恶人打劫，杀死了。”

“从山上失足滚下来，撞树上死了。”

“自杀了。”

他不可能自杀，他有娘，有工作，本来退休了，学校还没说返聘，他就屁颠屁颠地回去了。她去床头柜里翻，翻出六本存折，四张银行卡，一个都没少。

她走出来麻木地看着虚掩的门，门下有道窄长的黑影。中断的哭声再度响起时，她恼恨起来，说：“别哭了，别哭了。”

她拨打派出所的电话。派出所说已经和青山村委会联系过了，没有发现巴礼柯下山的情况，他们正在进一步追查。女人放下电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一头倒在沙发上，哭泣起来。邻居慌了，出门找人支援。不一会儿众邻居挤了进来（包括搂着皮球的小孩）。他们眼神焦急地看着两个东倒西歪的女人，幻想着那个走失的61岁的孩子。中间有一个劝慰良久，忽然一拍脑袋，回家找来了电话本。在本子上有一个电话，是户外搜救队的。

“这个比派出所有效。”他说。

铺垫

八

华莱士不是他的真名。自从看了一部叫《勇敢的心》的电影后，他的真名就消失了。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兴趣相投的人自愿聚集在一起，比如养鸽子的，唱摇滚的，搞户外搜救的，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封号和尊严。

华莱士是户外搜救队的队长。

11月4日晚，他看了一遍地图，又看了一遍，慎重地画了几个圈。他脱下西服、领带、衬衣、皮带、西裤和鳄鱼皮鞋，赤身裸体地走到镜子前，在脸颊上抹上油彩，然后又穿上膝盖破损的淡色迷彩服和行军皮鞋，戴上墨镜和贝雷帽。他摆弄了几次帽子，使帽檐一侧恰好露出一丛白色的板寸来。他就这样戴着帽子，穿着鞋钻到床上

睡着了。

11月5日清晨5时，闹钟还没响，华莱士就从床上一跃而起。他将行军包扔进拆卸了消音器的吉普车内，驾驶着它在柏油路上飞奔，朝着黑暗中的青山村前进。在那里，他抽掉将近半包烟，16个战友才陆陆续续赶到。

初升的太阳还有些微弱。他对了表，斜起高挺的鼻子，以使坚毅的唇廓能完整露出，像将军一样说：“目标，一个叫巴礼柯的老师，穿着黑色T恤，黑色田径裤，身高1.80米，体重80公斤，国字脸，眉毛间留有一道疤痕；范围，青山副峰和尚岭；战术，兵分四路，围攻式上山。出发。”

和尚岭海拔863米。电信部门通过手机定位，证实巴礼柯的手机11月3日上午10时曾在此出现过信号。华莱士强调这是唯一的线索。他心里盘算，搜遍这里大约只需四到五个小时。但是，久疏战阵还是使他们犯下了想当然的错误。当晨雾像汽车尾气一层层喷出来时，他们便只能看见自己的脚尖，原本阳光条件下粗放式的搜索改为一步两步的脚量。由于持续迷路，搜救队乱成一团。

直到雾气被黑幕逐渐取代，他们才放弃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信念。

“我们怎么回去啊？”

“朝着地球重心走。”

华莱士在对讲机里哀伤地说。

九

11月6日早上9时，阳光大好，远处的和尚岭像尴尬的秃子，摆在红叶挂满的山野之间。华莱士面前的队员变成了38个。他们花了几小时，汇聚到岭顶。他们看到的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华莱士又布置他们从可能的路径返查。大家一路查到山脚，没有找到任何遗物、气息和脚印，倒是发现和尚岭是世界的起源，歪歪斜斜的明径、暗径铺下来有十几条，通往罗马、东京、纽约等世界各地。

他们待在废弃的石灰窑下抽烟，看到三条搜救犬拖着驯犬员往岭上飞蹿。

十

11月7日早上9时，天色阴沉，华莱士面前站了50人。他们按照前夜制定的计划朝着海拔1841米的青山主峰行进。刚过和尚岭，小雨淅淅沥沥地落下来，就像露珠